

冠云山，允许一切抵达

□冯敏生

冠云山，是允许一切抵达的地方。

比如冠云山草甸，这是中原最大的高山草甸，这个高山草甸，允许一切抵达。

鸟雀是冠云山草甸里的“常住居民”。当人们还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沉睡时，率先抵达的一群群山雀，就在晨光熹微中，用“叽叽喳喳”的喧鸣声，把人们惊醒。于是，各种颜色的鸟雀，大大小小的鸟雀，不同声音的鸟雀，在山脊上，在观音峰上，在玉皇顶上，在高高低低大小起伏的小山包上，在平坦无垠的草甸上，在人们的头顶上，飞翔的，盘旋的，唱歌的，停落在草丛里嬉戏的，或在山石上，灌木丛里，或者栖息在栎树上。白茫茫的晨雾，开始抵达了。在观音峰上，在玉皇顶上，在高高低低大小起伏的绿色小山包上缭绕，如白衣仙女挥舞的长袖，如脱缰疾驰的白马，如天空飘落的洁白轻纱，忽高忽低，忽快忽慢，就连飞翔的鸟雀，误撞入草甸的野兔和草鹿，静立的大黄牛，一丛丛



夏 雨

□刘平安

过去在单位，进入七月，我们就开始高度紧张起来，“七下八上”是防汛的重要节点。

雨，四季不同，各个季节的雨有它鲜明的特点。春天的雨缠绵、秋天的雨寒凉，冬天的雨刺骨，夏天的雨来时坦荡热烈，它更疯狂些，常伴有电闪雷鸣。虽然可涤尽世间浮躁，还天地一片清爽，但又有极强的破坏性，来去匆匆。多少年来，我已记不清，遭遇多少夏雨滂沱。

在夏天，夏雨向来随性而至，从不拖沓。白日里总是闷热悠长，骄阳拂过树顶，烤得草木低垂，道路浮尘滚烫，到处都是聒噪的蝉鸣和焦灼的阳光。可就在瞬间，天上黑云滚滚，电闪雷鸣。凉风紧随而来，卷走阵阵热浪，零星雨点先来试探，转瞬汇成漫天雨幕，瓢泼而下——所有的喧嚣被雨声隔绝，大地田野归于清寂安宁。

年少居于乡野，最盼盛夏骤雨。青瓦老屋卧于坡地，大雨垂落，檐水串成珠帘，叮咚敲打着阶前碎石。我倚窗而立，看雨润青苔、石阶湿亮。醇厚的土腥味儿混着野草的清香漫溢院落，放眼四周满目青翠，这是故乡盛夏独有的气息。雨后，孩子们玩水，逮“水夹子”，大人则去地里查看水毁情况。

大雨滂沱时，山崩沟壑隐于白色雨雾，雨声不绝于耳。雨歇风停，山林苍翠欲滴，稼禾焕然一新，燥热尽数褪去。年少心境纯粹，一场山野夏雨便能消解整夏烦闷，封存一整个季节的温柔记忆。

半生奉业工矿，岁岁与夏雨相逢，我的心境早已不复当年。从前听雨，只为片刻清凉、满眼新意。如今静坐窗前听雨，听的是光阴起落，悟的是人间寻常。单位的雨，总因心有责任，感觉比其他地方更为迅猛刚烈。提前做好未雨绸缪是每年防汛的重点。乌云聚散须臾，暴雨便倾泻而下，敲打着楼宇窗台，冲刷着道路，涤荡着厂区烟火。一番风雨洗礼，万物沉静，尘埃落定，心头浮躁亦随雨消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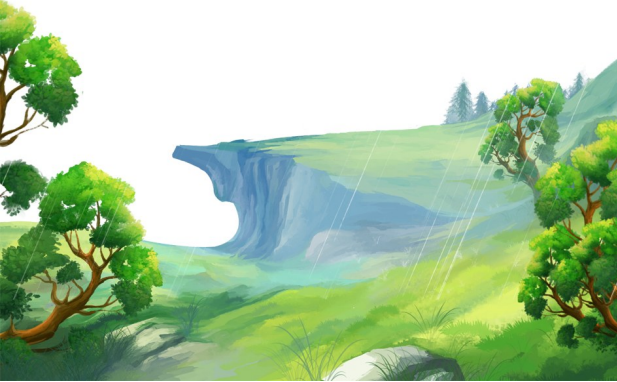
人生恰如居山盛夏，时有晴光朗朗，亦有风雨潇潇。生活里猝不及防的困顿波折，便如骤然来袭的夏雨，来得汹涌，去得从容。纵有风雨遮蔽前路，待雨过天晴，山河依旧明朗，所有阴霾随流水远去。

岁月晨昏里，无数雨天，我常静坐窗前，听夏雨叩打窗棂。雨雾含烟，远山含黛，近树含柔，山野万物皆褪去凌厉，温柔安然。从乡野孩童到单位奉业，半生奔波努力、遇事坦然应对，各种浮躁都在连绵雨声中慢慢抚平、缓缓释然。历经山河四季、人间喜乐，终知风雨本是人生常态，起落皆是岁月寻常。

不知多少夏雨，洗尽乡野烟火，涤净脚下风尘，褪去岁月浮华。夏雨年年相似，遍遍山河岁岁如常，唯独人心在风雨中沉淀蜕变。少年听雨，听山野热闹、夏日鲜活。半生听雨，听岁月安然、内心从容。雨声乃时光絮语，带走青涩懵懂，沉淀成熟安稳。

夏雨最是通透，来时热烈淋漓，涤荡天地污浊。去时淡然静默，馈赠世间清朗。不恋朝夕光景，不留尘世尘埃，只为山川草木焕新机。人生亦是如此，前路风雨皆为洗礼，万般磨砺皆是万全。历经风雨，心性愈发沉静，步履愈发坚定。

流年静默，夏雨有声。一场场夏雨，浸润过我的故乡岁月，沉淀过我的半生烟火。往后余生，愿心似夏雨，坦荡而来，安然而去，历经山河风雨，依旧向阳从容。



吮吸着芳草的清香，如饥似渴地展卷阅读，沉浸于它们的诗与远方。有三五成群的，有独身行走的，牛儿“哞哞”，羊儿“咩咩”，那咀嚼声，响鼻声，铃铛声，是冠云山最美的牧歌。也有时候，“牛背上驮夕阳”，“成群白羊草甸绣白花”的小景观，就在远处的小山包上自然地展现，自然地发生，整个草甸子，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诗中有画。

就在有意或无意间，扬鞭的牧人抵达草甸了，扛柴刀的巡山人抵达草甸了，背锄头的采药人抵达草甸了，游客们也络绎不绝地光临了，帐篷客搭建了五颜六色的帐篷，摄影家架起了他们的“长枪短炮”，画家支起了画板，他们将目光聚焦到辽阔的草甸上，捕捉草甸上精彩的画面。青草淹没了人们的双脚，露珠打湿了人们的裤脚，置身于绿草地上，你的之前、之后、之右、之左、之中，到处绿意盎然，到处绿色围拢着你，到处绿色靠近你，到处绿色擦

拨你。如果站在玉皇顶上俯瞰，人、牛羊、鸟群，在草地撒欢的狗，山梁的那轮太阳，也被草色染绿了。

此刻，人与草甸，以及抵达草甸上的万物生灵融合在一起了。万物各安其命而欣欣向荣，人们在草甸，感受到诗意栖居的家园感。

而后，贸然抵达冠云山草甸的不速之客还很多，如草甸洼里的一条小溪，一截断木，一头野鹿，一只野狗，以及雨滴、雪花和月光，还有一个误入草甸的陌生行路人。

冠云山草甸，是多么宽广与博大的存在，允许一切抵达，允许一切进入，允许一切驻足，允许一切停落，允许一切发生，允许安然穿越，允许自然消失，允许宁静窒息。我在与草甸的久久凝视中，感受到自然生命的纯真与永恒。

夏日清新的风拂过草甸，绿浪翻滚，清香飘逸，何不与冠云山草甸在一起，享受草甸的趣味，也不枉此生。

白天鹅救助站

□金光



七月的骄阳炙烤着地面上的一切，树木、庄稼都蔫蔫地低了头，只有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周公岛上的白天鹅还在昂首高歌。按说，这时候的白天鹅都该远行到西伯利亚度假去了，可这些天鹅却仍然闲居于此，畅游在绿荫下的水湖里。

自打20多年前第一只白天鹅在黄河三门峡区落脚后，每年来这里越冬的白天鹅都有成千上万只，最多的时候竟然达到了1.6万余只。白天鹅是候鸟，它所适应的温度在零下10℃到15℃之间，每年的10月下旬，这里的气温正好在这个点上，白天鹅们开始由遥远的西伯利亚迁居于此。而到了第二年的3月下旬，黄河湿地气温逐渐升高，它们又开始往西伯利亚回迁。

然而，越冬的白天鹅虽然受到三门峡人的热情接待和悉心保护，保不准还有个别白天鹅在这期间生病、折翅受伤，抑或是年老体衰而到来年3月无法远走高飞。于是，大批的白天鹅飞走之后，库区的河面上还有零零星星的白天鹅落了单。这些落单的白天鹅不但面临黄鼠狼、蛇或其他天敌的威胁，还要接受高温的考验。起初，它们无助地独自觅食，或藏在某一个地方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只有个别幸运的伤病者被发现后，送进救助站进行疗伤恢复。后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市里便在周公岛北边的土坎下开挖了一个四五亩大的人工湖，为它们专门建了一处救助站，配备了医疗专家，将收容到这儿的伤病天鹅集体抚养。人们将这些白天鹅戏称为“留守天鹅”，给这个救助站也起了个美好的名字——“白天鹅疗养院”。

正值盛夏，骄阳似火。40多只留守天鹅像一群乡村野孩子，在湖面上追逐，还有的展开巨大的翅膀，扇得湖水跟着起了波浪。几位放了暑假的孩童正蹲在铁网前，把刚才在树下薅来的细草往水里放，天鹅们争相过来啄食。有几只天鹅等不及细草扔下，直接把长长的脖子透过铁网眼伸到孩子们的跟前，从手中抢走细草，吧嗒吧嗒地吃下去。那声音很大也很有节奏，惹得孩子们拍手叫好。

看到这一情景，一些来此观赏天鹅的游客禁不住拿出手机，拍下这动人的画面。

许多年前白天鹅是怕人的。那时候，它们在河面上游动，好奇的观赏者总想走近它们，但每往前走一截儿，白天鹅们就会自然地往远处退一截儿，与人保持着五六十米的安全距离。时间久了，它们发现人们并没有恶意，渐渐地便与人拉近了距离。如今，在青龙湖或苍龙湖上，每到冬季看天鹅的游客只要往人工栈道上一站，湖里的白天鹅就会游过来向它们讨食，有人将面包屑扔给它们，会引来一大群天鹅过来争抢。那情景，像一群家鹅伸着可爱的长脖子在向主人讨吃的。

救助站的医疗专家老高每周会定时来给留守天鹅做体检。他拿着一些纱布、碘酒和消炎药之类的东西，挨个儿给天鹅量体温，还仔细地摸着天鹅的翅膀，查看受伤天鹅的恢复情况。留守天鹅已经习惯了与老高的互动，轮到自己的时候，乖乖地站在那儿不动，任凭老高摆弄着它们的身体。

老高叫高如意，原是市人民公园的动物管理员，一次到黄河岸边转悠时发现了一只生病的白天鹅，将其抱回了公园。他查阅资料，制定救助方案，半月后，那只天鹅便恢复了健康。从此，他自学医术，当起了“天鹅医生”。

那天下午，我到周公岛游览，正好遇见老高在给白天鹅体检，便好奇地上前观看。老高拿着温度计，抱起一只天鹅，把温度计塞到它的翅膀下紧紧地夹住。白天鹅像个听话的孩子，温顺地在他的怀里卧着。老高告诉我，白天鹅救助站建成六七年间里，抢救了200多只受伤或生病的天鹅。那些恢复了健康的白天鹅，等到了冬天大批天鹅回来的时候，它们就归队了。

“这些飞不走的天鹅，过夏天可是一关啊。”我感叹道。

老高说：“是啊。这个救助站四周围了铁丝网，主要是防止天鹅的天敌来袭击它们。”

“咱们这儿夏天气温不适合它们生存咋办？”

老高抬头看着不远处山坡说：“救助站选在这个地方正是通风背阴处，周边的树木也遮挡了阳光，温度比其他地方低一些。下午气温如果太高，饲养人员就用水管喷水给它们降温。”说着，他指了指身边的一堆塑料管。

不过，白天鹅的适应性还是非常强的，它们只要在常温下挺过一段时间，慢慢就适应了。前几年，两只留守天鹅在这里成功配对，育下了5只小天鹅，打破了黄河流域气候不适宜白天鹅哺育的说法。对这件事，老高有自己的看法，他说，生态环境好，是白天鹅居住的第一要素。作为“天外来客”的白天鹅，你无论拿什么来邀请它们，都不如有一个优美的环境。只要它看中了这样的环境，自然会在此落地、生根。

老高转身指着不远处说：“去年又有一对留守天鹅结伴成功，它们哺育了3只小天鹅，不过它们已经长大飞走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着静静的湖水，仿佛看见两只天鹅带着它们的3个宝贝在湖面上畅游，那优美的姿态和欢快的叫声，便是对这个“白天鹅疗养院”最好的赞颂。

又有几个小朋友往这边走来，他们站在铁网前观赏了一会儿，便学着前面的小朋友，到路旁的树下薅起了细草，他们也想体验一把亲手喂天鹅的乐趣……

傍晚，太阳西移，气温开始下降，周公岛上的白天鹅得到了重生：它们更加活跃起来，或引吭高歌，或追逐打闹，甚至有的还展翅欲飞，完全忘记了午间灼热的空气下，令它们窒息的情景。

老高早已给留守天鹅体检和治疗完毕，背起他那随身携带的“药箱”离开了周公岛。临走前，他翻开那本记录着每只天鹅病情、伤情的本子，一一写下当天对它们体检的结果。

夕阳下，人工湖面上泛出金色的波澜，吃饱喝足的留守天鹅们，开始从水里钻出来，步履不到远处茂密的甘棠林下，进入它们幸福的梦乡。



慈母如光，照亮人生路

□王文芝



“夏秋同志，咱们聊聊天吧！”“好啊，欢迎！”

从前，这是我与母亲贾夏秋日常闲谈时常有的对话。可如今，想要再和母亲说说话，只能于梦里相逢。痛失母亲的悲伤久久萦绕心头，我一遍遍回味过往，数十年来相依相伴、同喜同悲的画面如电影般在眼前浮现，每每想起，总令人心绪难平。若说多年来是我陪伴母亲尽孝，不如说是母亲以善良、温和滋养我的人生。她亦母、亦师、亦友，为我撑起一片晴空，她的光芒，照亮我漫长人生路。

母亲贾夏秋1936年生于临汝县伏牛山余脉的刘凹，也就是如今的汝州市。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蔓延。乡亲们既要忍受饥寒困苦，还要挖掘地洞、轮流值守，躲避日寇侵扰。童年的母亲跟着家人四处躲藏，终日提心吊胆，早早尝尽战乱与生活的艰辛。

苦难接踵而至。1942年，家中接连遭遇变故，嫂嫂无钱治病撒手人寰，赖以生计的耕牛意外离世，再逢大旱蝗灾，生活彻底陷入绝境。年底，7岁的母亲跟随祖辈背井离乡，一路逃荒前往邓州陶营。一家人栖身在废弃老屋，姥爷耕地、姥姥纺布、舅舅赶车，勉强糊口。年幼的母亲带着侄儿拾柴、放羊，捡拾的柴火分给邻居，换回少许粮食；外出讨来的干粮，自己舍不得入口，全都留给长辈。即便日子困顿，母亲依旧体恤家人，主动分担家务。

路过学堂时，她常常驻足土墙之外，静静聆听教室里琅琅书声，悄悄记下儿歌，再教给那些无缘读书的孩童。她热心帮扶邻里，帮人照看孩子、洗衣劳作，分文不取。逢年过节村里募集干粮接济流民，乡亲们总会多分给母亲一家，感念她平日的善良付出。从7岁到14岁，7年逃荒岁月磨砺出母亲坚韧不拔、宽厚助人的品格。

1950年冬，14岁的母亲随家人重返故乡。彼时土地改革刚刚起步，物资匮乏、生计艰难。姥爷体弱多病，舅舅外出务工，母亲扛起家庭重担，带着侄儿挖野菜、开垦荒地，播下瓜豆，苦苦支撑一家人的生活。

新中国建设浪潮到来，敢闯敢干的母亲积极投身乡村工作。16岁担任互助组组长，后来先后出任初级社、高级社妇联主任，获评县勤俭持家模范、扫盲积极分子。1956年、1958年，她两度当选临汝县人大代表。作为妇联主任，她牵头创办妇产院，改变当地妇女居家分娩的落后习俗，守护乡村女性健

伏牛



题字：邵玉铮